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續筆 第十一卷（十五則）

古鐔於《周禮》：「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，以節聲樂。」四金者，鐔、鐃、鐃、鐃也。「以金鐔和鼓」。鄭氏注云：「鐔，鐔於也，圓如確頭，大上小下，樂作鳴之，與鼓相和。」賈公彥疏云：「鐔於之名，出於漢之《大予樂》官。」南齊始興王鑿為益州刺史，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鐔於獻鑿，古禮器也，高三尺六寸六分，圍二尺四寸，圓如筒，銅色黑如漆，甚薄，上有銅馬，以繩縣馬，令去地尺餘，灌之以水，又以器盛水於下，以芒莖當心跪注鐔於，以手振芒，則其聲如雷，清響良久乃絕，古所以節樂也。周斛斯微精《三禮》，為太常卿。自魏孝武西遷，雅樂廢缺，樂有鐔於者，近代絕無此器，或有自蜀得之，皆莫之識。微曰：「此鐔於也。」眾弗之信，遂依干寶《周禮注》以芒筒拊之，其聲極清，乃取以合樂焉。《宣和博古圖說》云「其制中虛，椎首而殺其下」，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為證。今樂府金鐔，就擊於地，灌水之制，不復考矣。是時，有虎龍鐔一，山紋鐔一，圈花鐔一，繁馬鐔一，龜魚鐔一，魚鐔二，風鐔一，虎鐔七。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，小者七斤。淳熙十四年，澧州慈利縣周敕王墓旁五里山摧，蓋古家也，其中藏器物甚多。予甥餘玠宰是邑，得一鐔，高一尺三寸，上徑長九寸五分，闊八寸，下口長徑五寸八分，闊五寸，虎鈕高一寸二分，闊一寸一分，並尾長五寸五分，重十三斤。紹熙三年，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，於長楊縣又得其一，甚大，高二尺，上徑長一尺六分，闊一尺四寸二分，下口長徑九寸五分，闊八寸，虎鈕高二寸五分，足闊三寸四分，並尾長一尺，重三十五斤。皆虎悍也。予家蓄古彝器百種，此遂為之冠。小鐔無損缺，扣之，其聲清越以長。大者破處五寸許，聲不能渾全，然亦可考擊也。後復得一枚，與大者無小異，自峽來，置諸箬籠中，取者不謹，斷其鈕，匠以藥焊而柵之，遂兩兩相對。若《三禮圖》、《景祐大樂圖》所畫，形制皆非。東坡《志林》記始興王鑿一節，云：「記者能道其尺寸之洋如此，而拙於遣詞，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，甚可恨也。」正為此雲。孫玉汝韓莊敏公鎮字玉汝，蓋取君子以玉比德，鎮密以栗，及王欲玉汝之義，前人未嘗用，最為古雅。按唐《登科記》，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。李景讓為御史大夫，劾罷侍御史孫玉汝。會稽《大慶寺碑》，咸通十一年所立，雲衢州刺史孫玉汝記。蔡王宗綽書目，有《南北史選練》十八卷，雲孫玉汝撰。蓋其人也。

唐人避諱唐人避家諱甚嚴，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。李賀應進士舉，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，以晉與進字同音，賀遂不敢試。韓文公作《諱辯》，論之至切，不能解眾惑也。《舊唐史》至謂韓公此文，為文章之紕繆者，則一時橫議可知矣。杜子美有《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》詩，蓋其人云。裴德融諱「臯」，高錡以禮部侍郎典貢舉，德融入試，錡曰：「伊諱『臯』，向某下就試，與及第，困一生事。」後除屯田員外郎，與同除郎官一人，同參右丞盧簡求。到宅，盧先屈前一人入，前人啟云：「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只候。」盧使驅使官傳語曰：「員外是何人下及第？偶有事，不得奉見。」裴蒼遽出門去。觀此事，尤為乖刺。錡、簡求皆當世名流，而所見如此。《語林》載崔殷夢知舉，吏部尚書歸仁晦托弟仁澤，殷夢唯唯而已。無何，仁晦復詣托之，至於三四。殷夢斂色端筋，曰：「某見進表讓此官矣。」仁晦始悟己姓，殷夢諱也。按《宰相世系表》，其父名龜從，此又與高相類。且父名晉肅，子不得舉進士，父名臯，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，父名龜從，子不列姓歸仁於科籍，揆之禮律，果安在哉？後唐大成初，盧文紀為工部尚書，新除郎中於鄴公參，文紀以父名嗣業，與同音，竟不見。鄴憂畏太過，一夕雉經於室。文紀坐謫石州司馬。此又可怪也。

高錡取士高錡為禮部侍郎，知貢舉，閱三歲，頗得才實。始，歲取四十人，才益少，詔減十人猶不能滿。此《新唐書》所載也。按《登科記》，開成元年，中書門下奏：「進士元額二十五人，請加至四十人。」奉敕依奏。是年及二年、三年，錡在禮部，每舉所放，各四十人。至四年，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，則《唐書》所云誤矣。《摭言》載錡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，錡庭譴之。思謙回顧厲聲曰：「明年打脊取狀頭。」第二年，錡知舉，誡門下不得受書題。思謙自攜士良一緘入貢院，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，白曰：「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。」錡接之，書中與求巍峨。借曰：「狀元已有人，此外可副軍容意旨。」思謙曰：「卑吏奉軍容處分：『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。』」錡俛首良久，曰：「然則略要見裴學士。」思謙曰：「卑吏便是也。」錡不得已，遂從之。思謙及第後宿平康裡，賦詩云：「銀鈿斜背解明璫，小語低聲賀玉郎。從此不知蘭庸貴，夜來新惹桂枝香。」然則思謙亦疏俊不羈之士耳。錡徇凶璫之意，以為舉首，史謂頗得才，實恐未盡然。先是，大和三年，錡為考功員外郎，取士有不當，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，六年，侍郎賈餗又奏復之，事見《選舉志》。

兵部名存唐因隋制，尚書置六曹。吏部、兵部分掌銓選，文屬吏部，武屬兵部。

自三品以上官冊授，五品以上制授，六品以下敕授，皆委尚書省奏擬。兩部各列三控。曰尚書銓，尚書主之。曰東銓；曰西銓，侍郎二人主之。吏居左，兵居右，是為前行。故兵部班級在戶、刑、禮之上。睿宗初政，以宋璟為吏部尚書，李又、盧從願為侍郎；姚元之為兵部尚書，陸象先、盧懷慎為侍郎。六人皆名臣，二選稱治。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，然兵部為甚。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，不知自何時。元豐官制行，一切更改，凡選事，無論文武，悉以付吏部。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，謝表云：「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，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，古今殊制，間劇異宜，武選隸於天官，兵政總於樞輔，故司馬之職，獨省文書。」蓋紀其實也。今本曹所掌，惟諸州廂軍名籍，及每大禮，則書寫蕃官加恩告。雖有所轄司局，如金吾街仗司、騏驎車輅象院、法物庫、儀鸞司，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。名存實亡，一至於此！

武官名不正文官郎、大夫，武官將軍、校尉，自秦、漢以來有之。至於階秩品著，則由晉、魏至唐始定。唐文散階二十九，自開府、特進之下，為大夫者十一，為郎者十六。武散階四十五，為將軍者十二，為校尉者十六。此外懷化、歸德大將軍，訖於司戈、執戟，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。本朝因之。元豐正官制，廢文散階，而易舊省部寺監名，稱為郎、大夫，曰寄祿官。政和中，改選人七階亦為郎，欲以將軍、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，亦請改為郎、大夫，於是卒伍廝圍玷污此名，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為武臣正任。且郎、大夫，漢以處名流，觀察使在唐為方伯，刺史在漢為監司，在唐為郡守，豈介冑恩幸所得處哉？此其名尤不正者也。名將晚謬自古威名之將，立蓋世之勳，而晚謬不克終者，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。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、文丑於萬眾之中。及攻曹仁於樊，於禁等七軍皆沒，羽威震華夏，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，其功名盛矣。而不悟呂蒙、陸遜之詐，竟墮孫權計中，父子成禽，以敗大事。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，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，飢凍而退。及思政徙荊州，舉韋孝寬代己，歡舉山東之眾來攻，凡五十日，復以敗歸，皆思政功也。其後欲以長社為行台治所，致書於崔猷，猷曰：「襄城控帶京洛，當今要地，如其動靜，易相應接。潁川鄰寇境，又無山川之固，莫若頓兵襄城，而遣良將守潁川，則表裡俱固，人心易安，縱有不虞，豈足為患。」宇文泰令依猷策，思政固請，且約，賊水攻期年，陸攻三年之內，朝廷不煩赴救。已而陷於高澄，身為俘虜。慕容紹宗挫敗侯景，一時將帥皆莫及，而攻圍潁川，不知進退，赴水而死。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，北伐高齊，將略人才，公卿以為舉首，師之所至，前無堅城，數月之間，盡復江北之地。然其後攻周彭城，為王軌所困，欲迴歸路。蕭摩河請擊之，明徹不聽，曰：「奉旗陷陳，將軍事也，長算遠略，老夫事也。」一句之間，水路遂斷。摩河又請潛軍突圍，復不許，遂為周人所執，將士三萬皆沒焉。此四人之過，如出一轍。

唐帝稱太上皇唐諸帝稱太上皇者，高祖、睿宗、明皇、順宗凡四君。順宗以病廢之故，不能臨政，高祖以秦王殺建成、元吉，明皇幸蜀，為太子所奪，唯睿宗上畏天戒，發於誠心，為史冊所表。然以事考之，睿宗以先大元元年八月，傳位於皇太子，猶五日一受朝，三品以上除授，及大刑政皆自決之。故皇帝之子嗣直、嗣謙、嗣升封王，皆以上皇誥而出命。又遣皇帝巡邊。二年七月甲子，太平公主誅，明日乙丑，即歸政。然則猶有不獲已也。若夫與堯、舜合其德，則我高宗皇帝、至尊壽皇聖帝為然。

楊儉注荀子唐楊儉注《荀子》，乃元和十三年。然《臣道篇》所引：「《書》曰，從命而不拂，微諫而不倦，為上則明，為下

則遜。」注以為《伊訓篇》，今元無此語。《致士篇》所引曰：「義刑義殺，勿庸以即，汝惟曰未有順事。」注以為《康誥》，而不言其有不同者。

昭宗相朱樸唐昭宗出幸華州，方強藩悍鎮，遠近為梗，思得特起奇士任之，以成中興之業。水部郎中何迎，表薦國子博士朱樸才如謝安，樸所善方士許嚴士得倖，出入禁中，亦言樸有經濟才。上連日召對，樸有口辯，上悅之，曰：「朕雖非太宗，得卿如魏徵矣。」上憤天下之亂，樸自言得力宰相，月餘可致太平。遂拜為相，制出，中外大驚。《唐制詔》有制詞，學士韓儀所撰，曰：「夢傳嚴而得真相，則商道中興；獵渭濱而載獻臣，則周朝致理。朕自逢多難，渴佇英賢，暗禱鬼神，明祈日月。果得哲輔，契予勤求。朱樸學業優深，識用精敏，久徊翔而不振，彌貞吉以自多。朕知其才，遂召與語。理亂立分於言下，聞所未聞；兵農皆在於術中，得所未得。不覺前席，為之改容；須委化權，用昌衰運。自我拔奇，寧拘品秩；百度群倫，俟爾康濟。」其美如此。儀者偃之兄，所謂「暗禱鬼神，明祈日月」之語，必當時所授旨意也。樸為相才半年而罷，後貶郴州司戶參軍，制云：「不為自審之謀，苟竊相援之力，實因奸幸，潛致顯榮。亦謂術可弭兵，學能活國，冒半歲容身之贊，無一朝輔政之功。唯辱中台，頗興群論。」嗚呼！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，無知人之明，拔樸於庶僚中，位諸公袞，以今觀之，適足治後人譏笑。《新史》贊謂：「捭豚臠而拒獬牙，趣亡而已。」悲夫！

楊國忠諸使楊國忠為度支郎，領十五餘使。至宰相，凡領四十餘使。第署一字不能盡，胥吏因是恣為奸欺。《新、舊唐史》皆不詳載其職。按其拜相制前銜云：「御史大夫判度支，權知太府卿事，兼蜀郡長史，劍南節度支度、營田等副大使，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，兩京太府、司農、出納、監倉、詞祭、米炭、宮市、長春九成宮等使，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，拜右相兼吏部尚書、集賢殿崇文館學士、修國史、太清太微宮使。」自餘所領，又有管當租庸、鑄錢等使。以是觀之，概可見矣。宮市之事，咸謂起於德宗貞元。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，且用宰臣充使也，韓文公作《順宗實錄》，但云：「舊事，宮中有要市外物，令官吏主之，與人為市，隨給其直，貞元末以宦者為使。」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。

祖宗朝宰輔祖宗朝，宰輔名為禮絕百僚，雖樞密副使，亦在太師一品之上。然至其罷免歸班，則與庶位等。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，旋改左衛大將軍，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，未幾遣使資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，皆非降黜。在南累年，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，猶贈太尉。趙安仁嘗參知政事，而判登聞鼓院。張焘嘗知樞密院，而監諸司庫務。曾孝寬以簽書樞密，服闋，而判司農寺。張宏、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。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、中丞者數人。官制既行，猶多除六曹尚書。自崇寧以來，乃始不然。百官避宰相劉器之以待制為樞密都承旨，道遇執政出尚書省，相從歸府第，劉去席帽涼衫，斂馬遣人傳語，相揖而過。左相呂汲公歸，呼門下省法吏，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？吏檢條，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，兩省官各避其官長，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，汲公乃止，而心甚不樂。劉以此語人，以為有所據。然以事體揆之，侍從不避宰相，恐為不然，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，劉蓋飾說耳。按《天聖編敕》，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，見樞密使、副參知政事，避路同宰相，其文甚明，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。

百官見宰相《天聖編敕》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。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，列班於都堂階上，堂吏贊云：「請，不拜，班首前致詞，訖，退，歸位，列拜。宰相答拜。」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。上將軍、大將軍、將軍、御史臺官，及南班文武百僚，序班於中書門外，應節度使至刺史，並綴本班，中丞揖訖，入。宰相降階，南向立於位，乃稱班，文東武西，並北上，台官南行，北向東上。贊云：「百僚拜，宰相答拜，訖，退。」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、樞密使，並階上列行拜，不答拜；見參知政事、樞密副使、宣徽使，客禮展拜；皇城使以下諸司使、橫行副使見宰相、樞密使，並階下連姓稱職展拜，不答拜；見參政副樞，並列行拜。若諸司副使、閣門只候見參樞，亦不答拜。國朝上下等威，其嚴如此。已而浸廢。文潞公、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，詔百官班迎於門，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。元豐定官制，王禹玉、蔡持正為僕射，上日，始用此禮。其後復不行。乾道初，魏仲昌以樞密吏緣得副承旨，每謁公府，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。葉子昂為相，獨抑之，使與卿監旅進，送之於右序，不索馬。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，且正任觀察使，禮遂均從官矣。

東坡自引所為文東坡為文潞公作《德威堂銘》，云：「元祐之初，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，期年，乃求去，詔曰：『昔西伯善養老，而太公自至。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，則長者去之。公自為謀則善矣，獨不為朝廷惜乎！』」又曰：『唐太宗以干戈之事，尚能起李靖於既老，而穆宗、文宗以燕安之際，不能用裴度於未病。治亂之效，於斯可見。』公讀詔聳然，不敢言去。」按此二詔，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，皆坡所行也。又《繳還乞罷青苗狀》云：「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，首建青苗，次行助役。」亦坡所作。《張文定公墓志》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，結之云：「世以軾為知高。」又述諫用兵云：「老臣且死，見先帝地下，有以藉口矣。」亦其所作也。並引責呂惠卿詞亦然。乾道中，邁直翰苑，答陳敏步帥詔云：「亞夫持重，小棘門、霸上之將軍；不識將屯，冠長樂、未央之衛尉。」後為敏作神道碑，亦引之，正以公為法也。